



漫談忍辱度

——在高雄鳳鳴電台講——

素語

雁把龜啣走了

現在說一個不能

容忍而失身命的故事

中有兩隻雁，牠們與這池裡的一隻烏龜是很好朋友，後來因為天旱久不下雨，池水涸乾龜在池中，遭受烈日蒸炙之苦。雁很同情龜的遭遇，在牠們商量的結果，利用一根樹枝，兩個雁啣住兩端，叫龜用嘴腳緊樹枝的中間，然後飛奔有水的地方去，在未起飛前，鄭重囑咐龜說：「我們在飛走時，你千萬不能開口講話，如果不注意，口一張開來，就會有粉身碎骨的禍害，切記切記！」龜為求水心切，也就很順從的啣着樹枝，讓牠的兩個朋友啣着飛，奔向目的地去。

正當經過村落上空時，忽然被地面上的一群小孩子看見了，他們很驚訝似的大聲的叫起來，認爲這是希奇少見的玩意兒，並且把大人也喊出來看，大呼着：「雁把龜啣走了！雁把龜啣走了！」烏龜在上面聽到下邊的這些孩子們如此的稱呼，認爲有失尊嚴，心中大怒，無明火一發，也就忘記了自己現在的生命，全靠嘴啣着樹枝。不禁破口大罵道：「你們知道什麼東西！與你們有什麼關係！」正當發脾氣開口大罵時，牠的嘴離開了樹枝，突然從高空中跌下來，摔在一塊堅硬的山岩上面，把身體跌得粉碎。可憐愚昧無知的烏龜，因爲一時不能忍辱，斷送了寶貴的生命，這個故事可以爲我們好發脾氣，歡喜罵人，嗔恨這重的人，做一個借鏡。

忍惡無瞋的方法

記得在孟子上有一段說：「有人在此，他待

我以橫逆，我一定要自己反省一下，或者因爲我自己先有不仁無禮的地方對待他的。否則他怎麼會無辜來和我過不去呢？假使自己反省並沒有對他不仁，或者無禮的地方，而對方橫逆的行爲依舊向我進襲，那末君子人，他一定再自己反省，一定是我待人，還有不忠心的地方，假使自己反省並沒有對不起他的地方，而那橫逆行爲還是照舊的來欺侮我，這才曉着說：「這是一個蠻橫無知，不講道理的人，那和禽獸還有什麼分別呢？我又何必去和禽獸一樣的人計較呢？」所以君子人，只有終身憂愁他的德學不如人，決不擔憂一時外來的禍患和侮辱。

佛說四十二章經第八章，佛說：

「惡人害賢者，猶仰天而睡，睡不至天，還從已墮；逆風颶颶，塵不至彼，還坌己身。賢者不可毀，禍必滅已」又說：「佛言惡人聞善，故來撓亂者，汝自禁息，當無嗔責，彼來惡者，而自惡之。」

在唐朝有兩位有名的賢聖僧化現人間，名寒山拾得，是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化身。有一天寒山向拾得說：「世間有人謗我，欺我，辱我，笑我，輕我，賤我，騙我。我應如何對治呢？」拾得答道：「只是忍他，讓他，由他，避他，耐他，敬他，不要理他，再待幾年，你且看他。」這些都是忍惡無瞋的好方法。作惡的人，他會自作自受，業報難逃。如果我們因他橫逆，生嗔心，動無明的話，那我們自己也起了惡心惡念，做了惡人。假使我們忍惡無瞋的話，那就是「彼來惡者，而自惡之」，佛也說了一個譬喻，如同我們送禮物給人，其人不肯受你的禮物，你只好把送

去的禮物，帶回來自己受用。現在惡人無端侮辱我們，我們能够忍惡無瞋。就是佛在第七章所說：「今子罵我，我今不納，子自持禍，歸子身矣。」我們已經知道，行惡之人遭惡報，惡還本分的道理，我們那裡還敢自討苦吃，多發嗔心呢？惟有哀憐對方愚痴，慈悲惡人，更進一步，發願度脫這些愚痴的可憐蟲！使他早一點脫無明壳，出煩惱河。

各經的解釋與種類

六度攝論釋云：「能滅盡忿怒怨讐，及善使自他安隱，故名爲忍。」

優婆塞戒經說：「佛言善男子，忍有二種：一者世忍，二者出世忍，能忍饑渴寒熱苦樂，是名世忍；能忍信戒施聞智慧，正見無謬，忍佛法僧，罵詈搥打，惡口惡事，貪嗔痴悉能忍之，能忍（受），難忍，難施，難作，名出世忍。」

有智之人，若遇惡罵，當作是念，世間罵者，有二種，一者實，二者虛，若說實者，實有何

嗔，若說虛者，虛自得罵，無豫我事，我何緣嗔？若我嗔者，我自作惡，何以故？因嗔恚故，生三惡道。是故說言，一切善惡，能因我生。」

智度論卷六說：「忍有二種，一者衆生忍，於一切衆生，不嗔不惱。縱使彼加諸種種之害，我能忍耐於心，而不嗔不報。二者無生法忍，安住於無生之法理，而不動心（詳略）

唯識論九曰：「忍有三種：謂耐怨害忍，安受苦忍，諦察法忍。」

恩冤經四忍品中說：「菩薩有四法：出毀滅之罪。一得無生忍，一切諸法，自性空寂，本來不生，菩薩證忍此法，則能出毀犯禁戒之罪。二得無滅法忍，一切諸法，本爲無生，故一切無得。菩薩證忍此法，則能出毀犯禁戒之罪。三得因緣忍，一切諸法，皆依因緣之和合而生，無有自性，菩薩證忍此法。則能出毀犯禁戒之罪。四

得無住忍，不住著於諸法謂之無住。菩薩證忍此無住之法。則能超出毀犯禁戒之罪。

善導觀經疏中說，念佛也有三忍：「一喜忍，念阿彌陀佛，而生歡喜心者；二悟忍，念彌陀佛而悟解真理者；三信忍，念彌陀佛而住於正信者。」

其他如仁王經教化品說有五忍：就是伏忍、信忍、順忍、無生忍、寂滅忍五種。又菩薩本業經上說有六忍：就是信忍、法忍、修忍、正忍、無垢忍、一切智忍。其他還有的經上說有十種忍，十四種忍的種種不同，總之，忍辱這個名詞就是在佛法的果位上都有他重要名位。對於我們修行學佛的人，用功辦道上，更是佔着最重要的一環。

無諍自安

金剛經上須菩提尊者說：「佛說我得無諍三昧，人中最爲第一，是第一離欲阿羅漢」。能够得到無諍三昧的人，就是人中最爲第一。我們本來可以安定身心，如無波的止水一樣的寂靜。可是因爲無明煩惱的妄想，執着我、人、衆生、壽者四相，爲實在的東西，就在這上面生起人我非的糾紛，互爭雄長，在人我假相上爭利害得失。因此就有得之則喜，失之則憂，患得患失，憂心重重；整年累月的用盡心機，爲自己地位富厚打算，鬧得身心不安，是非顛倒，妄入三途，受無量苦。如果把這些虛幻不實的假名位澈底看穿了，失之不憂，得之不喜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那就無諍自安了。法句經上說：

勝則生怨，負則生鄙。
去勝負心，無諍自安。

能忍獲福

能行忍辱的人，他不但心廣體胖，而且還能增福增壽哩！你看姓張的有「百忍堂」的堂名，據說張公活了一百多歲，九代同居，他之所以有九

世同居兒孫滿堂，福壽雙全的原因，就是因爲他能够容忍一百件難忍的大事。所以法句經上告訴我們說：

忿怒不見法，忿起不知道。

能除忿怒者，福喜常隨身。

又說：

見怒能忍，至誠安徐。

口無粗言，不害衆生。

履仁行慈，博施濟衆。

福常隨身，臥安覺安。

我們知道一個無明火發高千丈，嗔心重大的人，他那裡能見道聞法呢？所以修行的人一定要「見怒能忍」，「履仁行慈」，「不害衆生」，這樣子不但「福喜常隨身」，而且能够得無生忍。

果證涅槃。所以涅槃除三毒偈云：

若人能布施，斷除於慳貪。

若人能忍辱，永離於嗔恚。

若人能造善，則遠於愚痴。
能具此三行，速至於涅槃。

忍辱最第一

忍辱者，不但身心安樂，福報隨已，同時還要受世人所敬仰，衆生所依歸。我們教主釋迦世尊，就是他「多世常爲忍辱仙」。捨頭目腦髓，行忍辱布施。所以一切衆生見之皆喜，爲九界衆生的大慈悲父，大菩薩尼乾子受記經中偈云：

若欲爲衆生，作諸歸依處。

今生無畏心，忍辱最第一。

能行忍辱者，見者皆歡喜。

怨家捨毒心，皆生親友想。

一切諸如來，成就平等心。

能行忍辱的人，見者皆歡喜。

是故諸佛子，欲求無上道。

爲物作依止，當堅固忍辱。

舍利弗捨眼行忍辱

學菩薩道行忍辱行，這是一件極艱鉅的工作，要行人所不能行，忍人所不能忍，捨人所不能捨，金剛經上的忍辱仙人，爲殘忍暴惡的歌利王不能及的。不過這種最高級的忍辱工夫，是要割截身體，節節支解，不但不生一點嗔恨報復之心，而且還發願成道以後最先度這位殘害他的歌利王。這種以德報怨的慈悲忍刀，是任何宗教所不能及的。不過這種最高級的忍辱精神地以後證到無生法忍的菩薩，才能做到的。

最後說一個舍利弗捨眼的故事，作爲本題的結束，同時也就知道佛教徒行菩薩道的忍辱精神。

舍利弗有一天回小乘心，向大乘道，發菩提心，隨衆生願，施捨一切。只要與衆生樂，拔衆生苦的事，就是捨頭目腦髓，犧牲個已，都是心願誠服的，我們知道，一個人發了行菩薩道的大心。能使善神稱讚，魔王恐怖的，因爲天上的魔王，他們有他心通的，知道舍利弗發了大心，魔王設法，要使他退失菩提心。他變化一個小孩子，在大路傍邊，哀哭不已。舍利弗從此經過就向小孩子道：「小朋友你哭什麼？能不能告訴我？」舍利弗這時心想，我是發了菩提心行菩薩道，要救人所不能救，忍人所不能忍，捨人所不能捨，金剛經上的忍辱仙人，爲殘忍暴惡的歌利王不能及的。不過這種最高級的忍辱工夫，是要割截身體，節節支解，不但不生一點嗔恨報復之心，而且還發願成道以後最先度這位殘害他的歌利王。這種以德報怨的慈悲忍刀，是任何宗教所不能及的。不過這種最高級的忍辱精神地以後證到無生法忍的菩薩，才能做到的。

舍利弗這時心想，我是發了菩提心行菩薩道的人，今天正是我實行菩薩道的好機會，因此就說：「小朋友：你可以不要哭了。我就是發了菩提心，實行菩薩道的人，沒有關係，我把眼睛剜出來給你回去救你的母親。說罷毫不遲疑地把左邊一隻眼睛剜出來給他。小孩子接到手裡一看，說罷仍然放聲大哭不止。



漫談慾望

珠旭

人類在一生的過程中，誰能無有慾望呢？不錯！我們自從第一步踏上人生的旅程，直至生命終止，于其中間無論是思想上和行動上，都受着種種慾望的支配和驅使的。慾望！它好像一個美麗的影子，向着我們炫耀，誘惑，挑逗，陶醉我們的心靈，左右我們的意志，使我們熱狂地去追求它，獲取它，似乎沒有它，生活便失去憑藉，精神也失去安慰，於是我們在慾望的誘惑下而努力，而工作，而創造！可是，等到我們獲得了第一個慾望以後，那個美麗的影子便幻滅了。這時候，才發覺它仍不能滿足我們的慾望。因此，另一個新的影子出現，又來吸引我們，使我們再爲了它而進取，而尋求，可是得到了它，仍然未能滿足。當然，第二第三第四……一連串的影子又繼續出現，我們的進取和努力，也不斷地工作；可是我們的工作，永遠追不上美麗的影子，所以，我們的慾望也永遠不能滿足。不是麼？當我們達到金錢的慾望時，洋房汽車的影子又出現，獲得洋房汽車後，紳士、爵位，凡屬於榮譽的一連串的美麗影子又接踵出現。古人說得好：「終日忙忙只思飢，食得飽來便思衣，衣食兩樣皆具足，便想嬌容美貌妻，娶得三妻並四妾，出門無轎少馬騎。良田萬頃馬成匹，家裡無官被人欺，七品八品猶嫌小，三品四品又嫌低，當朝一品當宰相，又想君王作一時，心滿意足爲天子，又想神仙下局棋。」啊！人，就是這麼慾壑難填的怪物，慾望是永無止境的。然而，人之所慾無窮，而物之可足吾慾者有盡，凡你所慾，都能稱意麼？不，決不，人生根本是缺陷的，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，何況現代？物質競爭，生活窮困的現代！可是人們在美麗底影子誘惑之下，又何會想到這點。世上知

足寡慾的能有幾人？因此，在「唯達目的，不擇手段」之下，光明的心地，變成了黑暗；善良的觀念，變成了邪惡。也許有人爲了滿足私我的享受，而露出猙獰底面目來，居然以殺人的武器去掠奪，以強權爲公理，你如此，他如此，推之整個國家社會人群莫不如此，天下怎得不亂？戰爭怎得不起？人類的災難怎不與時日而俱增？荀子說：「人不能無欲，欲而不得必爭，爭必亂。」孟子說：「王曰何以利吾國，大夫曰何以利吾家，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，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」這話確然不錯啊！然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爲甚麼會變成這樣虛偽，自私，奸狡，殘忍而無道德呢？這，完全因爲人們良善的心地，早已爲一個個美麗的影子——慾望之所蒙蔽啊！所以，他們在影子的誘惑下，聰明的人，變得比野獸更糊塗；賢能的人，變得比洪水烈焰更可怕；而慘遭摧殘的人，痛苦也愈來愈深愈加難受了！因此，基督教教人「養生之道莫善于寡慾」。佛陀教人「少慾知足，安貧守道」，不可多貪，所謂：「菩薩見貪，如避瘴海」，真可謂對症下藥了！可惜世人終不醒悟，不特諱疾忌醫，反而譏謗佛教的少欲無貪，是消極的悲觀的，是足以引導人們入于絕望的，在這種消極悲觀絕望的宗教下，不知埋葬了多少青年的前程！其實，他那裡知道佛教的不貪而貪，貪而不貪的奧妙和功用呢？我記得有一次偶與某小姐談及佛學。她用着極度懷疑的口吻說：「我有一位老師是信佛的，不過他專修密宗，常以一些香花水菓米等供佛，我很奇怪，佛教是無貪的；爲甚麼要用這些東西來供佛？既以這些東西來供佛，又怎說不貪？我始終不懂？」某小姐當然也不明白佛教所說的不貪而貪，貪而不貪的道理，所以誤解恭敬供養是一

說：「錯了！錯了！醫生說：不是要這隻眼睛，他要的是右邊一隻眼睛。你剜的是左邊的眼睛，有什麼用呢？仍然救不了我的媽媽。除非你再把右邊的眼睛剜出來給我。」舍利弗心中也很難過，當初怪我爲什麼不先問明白他要那一隻眼睛。好吧，菩薩道就是難行道，要難忍能忍爲了救人一命，我再把右眼剜出來給他。因此忍苦的又把右邊一隻眼珠取出來給了他。

小孩子把眼珠子接過來，用鼻子嗅一嗅說：「哼！這樣臭的眼睛珠子，我的母親怎麼能吃？我以為大修行人的眼睛是香的，那知是這樣腥臭氣聞。早知道是這樣臭的眼睛，我也不要了。」說罷就把舍利弗的兩隻眼睛珠子，往地下一摔，拿起腳來在上面踩上幾脚。嘴裡還說：「這樣臭的眼睛還有什麼道心？」

舍利弗這時雖然兩隻眼睛瞎了看不見，可是耳朶還聽得見他用腳踩他的眼睛的聲音，跟罵他臭眼睛沒有道心等話。因此嘆了一口氣說：「我把兩隻眼睛，全部給了他，自己成爲殘廢。可是他不但不感恩，反而把我的眼睛拿腳踏碎。還罵我臭眼睛沒有道心。」菩薩道太難行了。衆生也太難度了。我還是做我的小乘人好了。因此舍利弗就想退失菩提道心。好者這時釋迦世尊，現身空中對他說：「這是魔王擾亂你的。你要堅定道心，不爲魔力所動，戰勝魔軍。」因此舍利弗才能及時醒悟，終不爲此苦，退失菩提心。

諸位聽衆：上面拉雜的談了一大堆。從儒家忍辱說到佛家忍辱。從處世做人談到修學佛法。從世間忍辱談到出世間忍辱，雖然沒有什麼好的供養諸位聽衆，可是也能明白佛家所說的忍辱波羅密是什麼意義，更了解佛教徒的忍辱精神的偉大。他不是怯弱無能的懦夫，而是具足大悲大智的有力大人，才能做到的。

因爲這是有關我們生前和死後，極重要的一課，所以本人忍着辛苦，講了幾天。希望諸位聽衆，不要等閒視之，多多修習，多多實行。最後祝贈諸位兩句話：

「多行忍辱度，福報常隨己。」